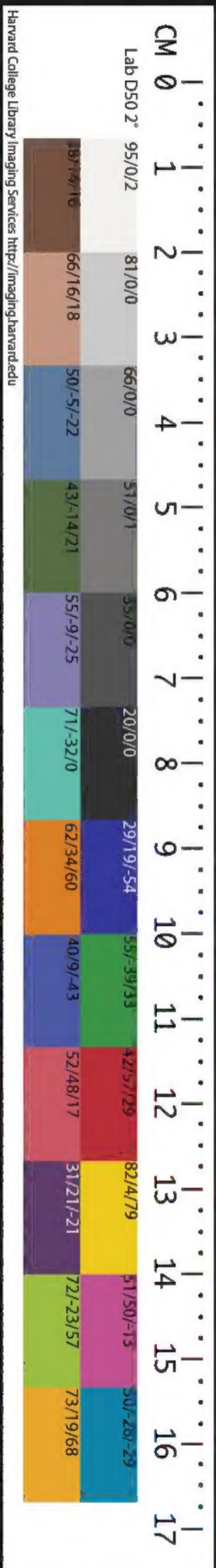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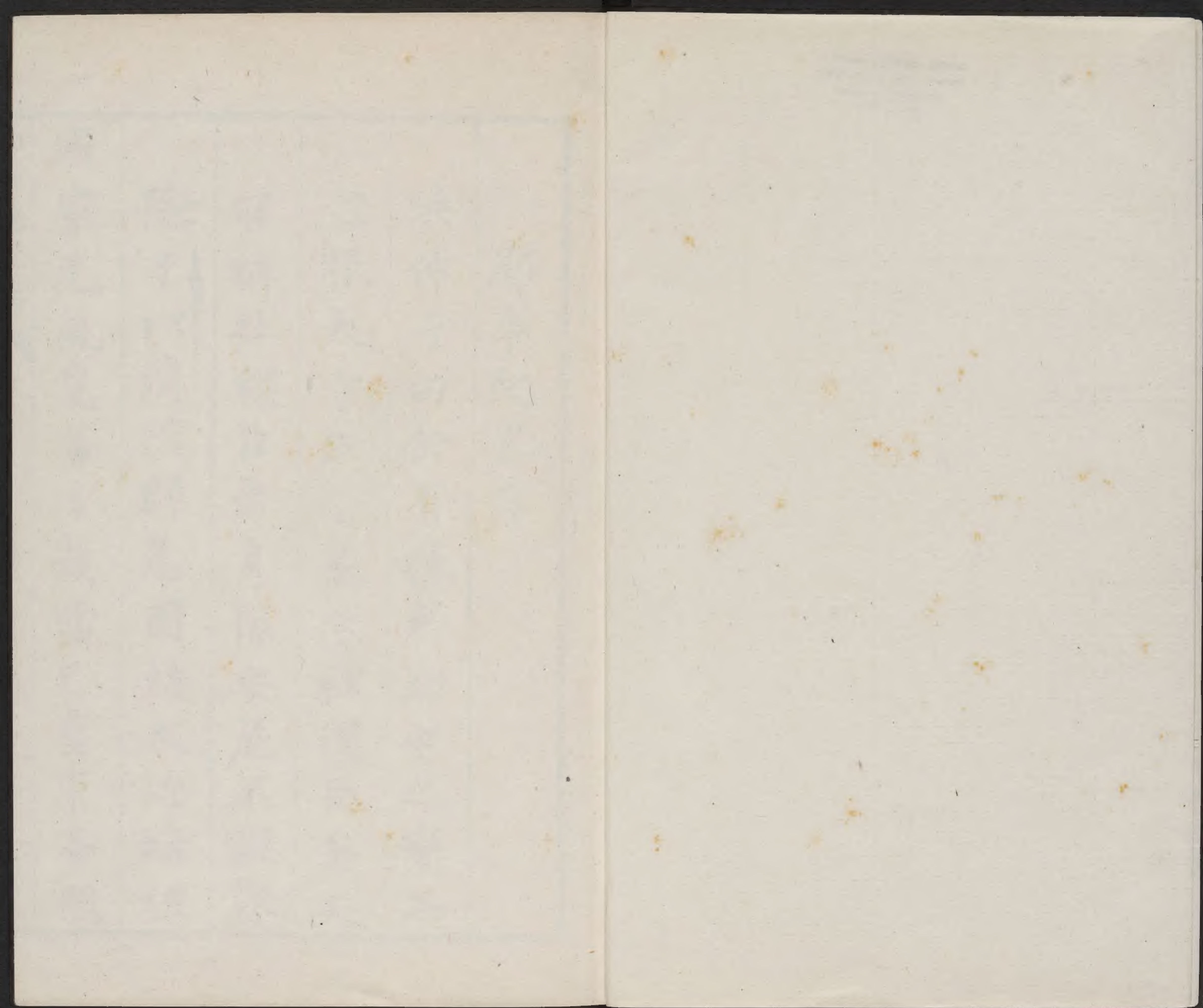
T 2732.7/115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5 1941







郢事紀畧序

洪仲子曰余有感於郢中之變而  
心服太守王公居然社稷臣矣夫  
所稱社稷臣者身係安危不避艱  
險于以消阻群慝固結人心培植  
國家元氣豈易言哉當己亥庚子間



呈事錄  
稅監燄熾首旤益都薦螫于江漢  
如馮臬華理先後被逮而  
興都爲

陵寢湯沐重地士固而民樸固則難  
抑樸則易驚而備監以苞其蘖與  
稅監相唇齒挾守衛陳甲之權矜

飛檄刺閨之捷殃民及士興戎殺  
士苟非忠直偉人砥柱其間以身  
保障寃且風靡波流士不復甦民  
無噍類岌々乎其殆也賴公臨變  
屹然內宣士民之情外制監衛之  
恣今按二揭三諭五書心昭日月



星事紀畧序  
誼薄雲天公乘箕幾何誦之凜  
猶有生氣蓋當是時士民憤激其  
變小武弁操戈其翫大備監之陰  
險視稅監之顯惡殆又甚焉所幸  
上帝寵綏

天子仁聖隨迴太陽之照竟釋羅織

之冤彼其倉卒攘沸之秋撼之不  
搖渚之不濁詞嚴義正先禡奸邪  
之魄而奪之氣者伊誰力也今之  
太守秩埒古諸侯民社是寄賢士  
攸關公出守邁厄不難拚一身以  
衛士民視棄其官猶棄敝屣即未



呈事  
蒙

褒典以逝然卒能反危為安而  
興都王氣若泰山而四維之公之德  
在士民功在社稷豈小者詩曰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王公以之  
余於是紀也蓋不啻三致慨矣公

諱禹聲字遵考號聞溪吳縣人文  
恪公曾孫與余善同舉

萬曆己丑進士

新安年弟洪文衡頓首拜撰





郢變總論

洞庭山樵王禹聲編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大都郢中之變五月十五日以救縣官故雖揭竿  
五日而市肆無擾六月十七日則以備監密謀洩  
自司房楊春節且聞錦衣將至急於救死勢頗張  
皇而羣小煽亂凡不快於縣官不快於備監者匿  
名反間無所不至蓋即李二生薛長兒之黨所爲  
耳十九以後謁告

重明門則羣譁稍寂而稅監叅疏姓名復傳於俞三  
之口於是急索本稿不得於鍾祥縣則譁於縣不



得於蘭榮則譁於蘭榮家不旋踵而武弁操戈戕殺士類城門投甲斷絕往來於是鳥驚魚散鼠伏狼奔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而禍斯烈矣故曰士民之變小武弁之變大若曰殺縣官則先救之而後殺之非人情也若曰造兵器則叛已行而兵未造毋乃晚乎羅織鍛煉意必使誦法孔子者皆血汚粉榆之社身膏湯沐之鄉而後快也噫亦忍矣哉

### 初變揭院道

稅監一到石碑鎮即拿居民侯天爵非刑拷打逼招大冶縣金隨拿侯天明等七名次日入承天有報宋玉墓在劉叅將家者即欲發掘行提劉叅將未獲次日發舟甫十里行鍾祥縣拿富民李欽欽居介鍾荆之間家僮千人又擁莊佃千人自固該縣恐致激變拘提稍遲稅監自出兵差官督之至十三日舟泊金花灘將居民毛庭栢一家男婦十二口夾打無算逼招龍王洲產金該縣歲收稅金四百兩差呂元王栢泉徑提縣官職諭令勿往而



本官挺身直前小舟行至中途如虎如狼者數十輩擁去即今勒要見面事在呼吸所過搶掠牛馬奸淫婦女甚有一室女白晝八人輪奸立死生員李新二夾棍打二百扛垂死今又拿生員鄧卿周汝梅周汝楫去訖皆本縣巨惡奸民李二生薛長兒唆之二生向被縣官重刑問罪以此報復其呂元即李二生親自執牌行提以明得意尤可痛恨鄉村小民皆封戶逃躲城內士民洶洶朝不保夕伏乞

台臺移書稅監責其擾害明諭士民開其生路奏聞

闕下罷立金廠職備員守郡既不能先事而弭其變又不能臨事而摧其鋒伏乞併

賜叅斥



再變揭院道

廿三日、府城兵變、事起倉猝、理應亟報、而城內外  
斷絕往來、未知詳細、至廿五日晚、始見生員數人  
陸續至者、又數人、皆微服號泣、始知前日搶掠之  
慘、始知生員吳朝禧被毆將死、即欲委官驗傷、而  
門兵攔截、無敢往者、職親詣城外果園地方看驗、  
本生左顙左耳、各被一鎗、左臂大幾如股、據稱身  
有傷孔、而左半身血污狼藉、不可辨認、隨往元佑  
宮、見欄杆打破、縱橫、書籍扯毀成堆、高至二尺餘、  
焚燒衣巾、棄灰徧地、祝



聖之所變爲瓦礫之場于灰燼中拾得儒巾二塊襴衫一片慘不可言皆因士民索本稿於司房蘭榮而蘭榮遂令杜守備爲此于時旗校爲首者劉用光段家武宗孔教高月張德等指揮周之屏從世傑胡效忠朱朝卿千戶秦上解應宗等標兵王和尚劉志道蔡生兒胡受二等內千戶張友顏見剽掠太甚勸令且止即被旗校扯毀衣冠捽令下馬鐵繩牽走次日即守把各門斷絕出入門軍吳公玉等公行搶掠擅調官軍不知有朝廷沿街晝劫不知有

陵寢攔路把截不知有官民遂有父棄其子夫棄其妻黑夜潛逃不知去向即府學生員取送府考者九十名內逃散三十一名其未經取送生員庶民商旅人等不記其數今又誣執匿名文帖嫁禍縣官以文蘭榮之過當此之時但有中官武弁不知二聖

先師民變猶出畏死兵變止爲蘭榮干係地方辱及學校



招諭諸生

本府考試府學遺才生員八十五名內不到三十  
一名多係慌懼逃亡本府忝司提調致諸生流離  
顛沛死不償責合行招諭三年大比諸生辛勤非  
一日舍遺才一路何階進取示仰該學及諸生父  
兄人等即日遣人撫慰回學肄業候示補考保無  
他虞如併父兄俱逃者親識人等作速傳諭得失  
諸生有命存亡本府關心無久逃亡負本府懸懸  
至意

時諸生耆老讀至得失諸生有命存亡本府關心



二句無不簌簌淚下今之左袒閹茂者有謂吳朝  
禧傷重垂死會審之日何不到官請驗不知是日  
閹茂每牌一面押生員一名前後遮擁校丁百餘  
名呵聲雷動鎗棍如麻即有超距健夫亦不能插  
翅飛入况垂死病生既不奉牌喚審何從得入乎  
且廿五日自城外果園擡至守道公署復自守道  
公署擡回城外果園道途遼遠萬目難掩府衛縣  
官具在解千戶親筆供狀見在何可掩也又謂士  
民未嘗逃散則府學遺才取送八十餘名到者三  
十一名其未經取送諸生與滿城男婦從可類

至有謂李新未曾受刑者直可發一笑耳



招諭百姓

照得府城爲

陵寢重地凡有執持兵器抄擄平民震驚

二聖罪在不赦爾士民痛念官長拘提生儒夾打小  
民塗炭義激于衷害隨于後求生無路號

天無門以致激變良非得已但士守禮義乃爲良士  
民守法紀乃爲良民連日以來號召地保聚集萬  
人屯結不散禁諭不止意欲何爲

道府目擊荼毒之實或能以情相體

上司遠聞鼓譟之名必且以法相繩若更構術中



人禍其禍反深、倘忽生意外之災、其災更慘、本府  
申飭不啻再三、如再執迷不悟、是知有身家不知  
有法度、既干法度、喪身亡家、隨之定行申呈  
院擒治首惡、決不輕貸、無貽後悔、故示

明倫堂示

此堂風教所關

朝廷首善之地、敢有兇惡軍徒、口稱差遣、指斥  
先師、陵轢儒官、毆辱生員、許即擒拿赴府、以憑轉解  
院道究遣、不恕



復陳稅監書

三復

尊諭蓋以郢中羣譁爲不佞罪也罪誠有之不言則門下不察其罪滋重請罪其說當軍民羣譁時不期而會者數千人於數千人中而欲保全此十人者爲力良不易也次早即撥兵護送而貴差諸人見人情洶洶欲求萬全堅不肯出遂遲留于此今李叅隨先往矣試問之應知此言非謬也驛傳以通往來誰能斷絕殺人于野攫金于市異乎所聞或者左右不審而誤傳



門下不察而誤聽也幸再訪之愚民無知急之則畏  
威寬之則懷德懷德則無所不服畏威則無所不  
至

門下儻不咎其既往寬宥其將來則此誼譟之民孰  
非感德之民乎若不佞忝爲地主欲加之罪其又  
何辭

復杜備監書

不佞奉職無狀致士民驚惶無所逃死昨奉  
台教所云殺縣官造兵器出自乍聞不勝驚愕

門下亦知士民激變所由起乎起于救縣官耳以救  
縣官起之以殺縣官終之寧有此理四五日間屯  
聚不散以求免死其計甚愚不持寸鐵萬衆皆見  
焉可誣也帖曰匿名無論不佞未見即使有之  
門下以爲出于士乎出于民乎不過奸徒簞鼓欲令  
上下自相猜疑自相攻擊耳

門下高明遠覽當已燭照之矣士風澆競漸不可長



豈惟

門下所惡亦不佞所深嫉也惟是近日聚譁起于畏死今則妻孥離散矣房舍蕩析矣吳朝禧且被二創垂死矣

門下仁風實政漸被有年寧忍一旦見此等事耶陵寢重地法紀森嚴不佞蓋嘗諄諄爲士民言之歷歷爲士民示之紙墨見存可覆案也明倫一示正謂此堂爲

先師所垂教則指斥之不可爲儒官所講授則陵轢之不可爲諸生所肄習則毆辱之不可以

門下崇儒重道方期共申此禁不虞更以爲挑釁也若以爲挑釁則原牌具在月日具在試查釁自何日起乎釁自何人起乎不佞愚蒙不識忌諱

門下罪不佞不佞無所逃死但士民被德有年更期宥其既往之愆賜以更生之路則鼓譟之變自不佞貽之自

門下消之即蒙罪而去猶誦義無窮矣豈惟闔郡生靈之感哉容九頓以謝



地方異變揭

職守土無狀兩月之間郡城三變無所逃死初變于五月十五日則以稅監牌提縣令夾打生員故再變于六月十七日則以稅監泰疏漸傳備監陰謀盡露故三變于六月廿二日則司房蘭榮等主兵矣武弁周之屏等操戈矣明倫之堂矛戟如林矣祝釐之地鞠爲戰場矣被傷生員四十餘人矣且刀傷其耳鎗戳其顱矣拆墻發屋矣抄家劫舍矣把守城門不容出入矣妻離子散十室九逃矣承天之禍於斯爲烈矣夫激變云者由激乃有變



今厚誅其變者而曲諱其激者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一也交驩工監置酒蓮池夜分方散鄉民隨之乃以城門不閉罪謝世爵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二也以不持寸鐵乞靈

聖者爲倡亂而以刀割生耳鎗傷生願者爲靖亂甚至歸罪于初變再變者而歸功于三變者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三也稅監牌提縣令置之不問而反誣士民殺縣令稅監夾打生員若罔聞知而反代稅監殺生員此何以故其不可解者四也逮繫諸生

道府不查訪 督學不除名

撫按不行提原奏不開坐而一閹隸嗾之衆武弁捕之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五也生員承天府之生員百姓鍾祥縣之百姓今不捕諸府不捕諸縣而捕諸閹不獄之府不獄之縣而獄之衛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六也地保執結取諸七月十六日士民激變事在六月十七日嚴刑厚利倒提年月該監既有府縣獨無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七也刑拷地保責取諸生鼓譟反狀而出自司房王南臯之筆暗藏兵器欲証生員沈希孟叛謀



而取自伊隣劉司房之家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八也吳冕奏爭官田而貽禍其子朝禧吳朝禧鎗刃交加而猶波及其友王應麟仇國彥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九也老成如范宗周力止羣譁竟以伊父舊恨而被收新進如唐登三秦侗遽稱學霸實以司房新怨而併逮此何以故也其不可解者十也他若魏贊元之閉戶讀書王培之絕跡戶外陸道通之畏懦避事張炎業之被人妄扳季立極王尚德之從無干涉皆因睚眦盡入網羅伏乞俯念士民激變有因閹豎稱兵無上告諸

## 二聖告諸

先師首正其震驚

陵寢之罪次正其毀罵學官之罪次正其擅調官軍之罪次正其戕殺吳朝禧等之罪併正職守土無狀之罪如謂變有主使則守道旬宣秉憲士民尊卑懸絕縣令身且被逮遑恤其他職當坐之如謂不能調停則守道位叅方岳體難屈已閹豎縣令調停致怨豈得復蹈覆車職亦當坐之生固終焉一壑死亦含笑九原



直陳激變始末揭

郡城之初變也稅監激之也其再變也備監激之也蓋稅監毒痛皆由本地奸民之撾置而奸民投充皆由備監諸閹之薦引聲勢相倚久矣五月初六日稅監甫到石牌即聽奸民李二生薛長兒等鷹爪平民侯天民等七名非刑拷打逼招大冶縣基金三千三百兩勾攝所至抄圍民舍擄劫資財姦淫婦女至用銅鈎鈎平人肉銅撻撻婦人乳于是曾元王文臣各認銀一千兩汪守南三百兩李磐石之子生員李新代父就逮亦被二夾棍二百



扛亦認一千兩二生長兒王栢泉各得銀二百兩  
舟過承天十三日泊荆花灘又聽二生等設立金  
廠着令該縣拘拏金戶金床金盆等什物居民毛  
廷栢一家十二口同時抄禁廷栢用鐵尺打其一  
臂長男毛鎔掛上刁竿下臨湘江百尺一墜即死  
次男毛鑛毛三各夾打一套次婦許氏輪姦幾死  
逼獻家財四千兩用五百金賄沈事問始減一千  
兩頃之則報生員鄧卿被刑矣頃之則報生員李  
科被訊矣頃之則報生員周汝梅周汝楫被圍矣  
至十四日又差孫國棟李元王栢泉牌提鍾祥鄒

知縣以去矣蓋李二生薛長兒皆石牌鎮人素與  
毛廷栢侯天民等有舊怨李二生以奸盜事發爲  
鄒知縣盡法重治改名李元投入稅監至是執牌  
守提以明得意窘辱百端傳聞切齒于是衆心憤  
憤咸欲食二生之肉百姓惶惶莫敢必縣官之命  
於十五日早哭訴

道府往赴其難適該監又差陳文經等九人前來  
府城訪拿大戶本日午時士民登即擒拿送府搜  
出訪單開富戶五十餘家劉叅將亦在其內連人  
送府本府恐被歐打拘留空房稟明守道議撥兵



押解回監而稅監行牌指稱搶失稅銀五千兩適是日孫國棟亦自荆花灘入城倒死長街又來詰問死狀於是士民咸知必死欲甘心九人者十八日夜備監置酒城外蓮花池請督工監夜深始歸城外居民隨之入城鳴鑼吶喊府縣親行曉諭久之方散次日遂揭竿岳王廟又次日揭竿報恩寺兩道遣趙糧廳諭以紀法不可妄干奸徒必有處置適

兩院牌諭亦至遂各解散而備監之疏上矣蓋稅監之惡著屢行瀆奏公論不容備監之愚隱代

爲中傷奸計乃售其心甚毒其機甚險其謀甚密然自司房楊春楫回自稅監而人言籍籍皆知稅監叅疏出自守備司房蘭榮之筆矣郢中士民自守備王楨革回積與備監爲讐人人自危而備監又對丁留守言錦衣將至於是六月十七十八日又復激變號召部署聚集頗衆職與本道多方撫諭稍戢相期哭訴

重明門乞靈

二聖十九以後羣譁寂矣禍自廿二夜獲得稅監養馬人俞三招稱稅監疏內士民姓名且稱稿在鍾



祥縣諸生羣擁入縣急要本稿久之不得亦久之不散該縣無奈應以稿在蘭榮家則又羣擁至蘭榮家而膚受之愬入矣守備之怒從此激矣於是立遣承天衛官胡效忠周之屏秦上等統領旗校官軍數千人執持兵杖凡與備府有怨者痛毆搶劫沈希孟鄧楚龍孫麟朱珍唐登三家財席卷房舍一空擁入明倫堂大肆辱罵迨夜生員吳朝禧仇國彥王應麟已宿元佑宮旗校劉用光鄭之賢黃校尉等標兵鄭汝光黃伯俊黃賽哥鄭生兒岩哥子等將朝禧擒綁打傷頭頂刀割左耳鎗戳肱

膊兩手用棗木棍打傷頂門徧身青腫倒死在地鐵繩鎖項拖出宮外次早則戈戟森然棊布星列斷絕城內外往來至廿四日午後始有數生衣衫藍縷泣訴吳朝禧將死職親往驗訖即報

守道廿五日會同各官將本生卧擡到道令行兇衛官親驗本生自頭至膊徧有鎗棍血傷左耳刀割血凝滿面頂門上破一孔左膊青腫粗大氣息奄奄垂死取有重傷筆蹟見在於是發憤欲窮究之而備監叅䟽下矣一時武弁意氣揚揚擒捕沈希孟等一十四名稱係逆惡渠魁牢固監候纍纍



就繫俱入黑獄食無半歐之供卧無寸草之籍金  
鉄扭械晝夜不離飲食溺溷共在一處裾據匿名  
文帖坐以殺縣官不知殺縣官者即此囚繫之諸  
生坐以造兵器不知操兵器者實係坑儒之武弁  
今又嚴刑重利脅屠戶劉桂鐵匠李榮等欲証諸  
生謀叛之罪將謂天可欺乎伏乞

台臺俯察軍衛原轄

守巡士民原隸府縣今調遣軍兵

本道不與聞拘囚士類府縣不與知况所拘囚者  
並非原奏有名之人所叅奏者並非當日首禍之

輩一人逋逃禍及九族親隣驚散十室九空尚可  
謂有天于上有地于下乎設使武弁可以稱兵戈  
矛可以靖亂則士民譟于十七日而衛兵胡乃調  
于廿二日胡不調于未犯藺榮之前而調于既犯  
藺榮之後必欲罪士民以謝稅監亦當罪藺榮以  
謝士民若沈希孟等加以鼓譟之法則周之屏等  
豈得寬其擅興之誅力扶公道辨釋無辜地方幸  
甚

陵寢幸甚



二揭既達於京師一時

部院臺省諸公交章罪狀惡瑄且爲士民訟寃於是閹茂斲先君入骨矣解綬之後特疏叅論坐以主使賴

天子明聖直寢其奏不然先君且踵華司理之武已

長男永熙謹識

致諸生書

向日盟言在耳諸生有事願以官保之必有性命之憂願以身代之不意今日厄難更出慮表未經題

奏未會

撫而擅自拘拿無罪之人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矣吾友義氣素重况有世讐被嫉必深然彼蒼肯容之乎

兩臺若臨必當力爲申雪即不能釋放無有久陷黑獄之理但不知當道之意何如耳向者之言有



如皦日必不相負也請少自寬俟之

再致諸生

王吏來得

手書知士民幸爾無恙此實出自

天祐將來申雪會當有時但不可旦夕冀耳幸致意  
安心俟之冬初吏陳江賓來曾具二十四金爲諸  
生橐餽費

萬道尊亦有所贈俱附范僕春致之曾到否人便附  
此爲候劉寶老矣幸垂念稍濟之若有寬宥消息  
幸附數言見慰是望



丙午又致諸生書

諸君訟繫六載于今始見天日出九死而得一生乍接

手札不覺喜極而悲悲而繼之以泣也憶昔遭難蓋嘗指天誓日生死共之

諸君北轅無日不負獨免之愧今日始覺快然獨惜二三子客死獄底不霑

曠蕩遂抱終古之恨耳

梁撫臺拘提首禍叅隨稱兵武弁良爲斯文吐氣而天不佑善又值此變科場在即使



諸君不得結局入試爲之奈何願堅忍心性以需大  
任久屈必伸理之常也聞

李太尊力持風裁豎奴武弁不寒而栗足爲

諸君長城矣闔茂兇狡異常

諸君幸脫虎口尚近虎穴陰毒之謀豈忘鉅鹿戒之

慎之會勘事完類題

疏上乃可安枕而臥耳叨在患難之交敢布腹心諸  
所未盡來人自能口之

諸生誣陷緣由

一生員沈希孟

本生于萬曆二十六年因校丁黃加猷多派堤  
夫不開優免上門詈罵虎惡掌班司房蔺榮蕭  
翼等撥置守備將希孟佃戶非刑拷打希孟思  
得蔺榮原係及門弟子今忘恩失義反相戕害  
屢次辱罵成讐希孟後將總小甲告道批府卷  
証

一生員黎衍祚

本生于萬曆二十七年與淫惡司房張季揚同



呈事紀略  
在樂婦王桃兒家飲酒醉後相嚷行祚面揭其  
過說士民欲食爾肉我必呈揭守備衙門季揚  
賠禮成讐

一生員王應麟

本生于萬曆二十七年因校丁馬大成占田爭  
訟又不幸與司房陳善言爲鄰嗔彼強占樂婦  
張應兒爲妻往來不通拒絕大甚且忿蘭榮蕭  
翼扛揭金花大轎擅張銀頂深傘通衢叱罵遂  
爾爲讐

一生員魏贊元

本生中備卷二次頗矜名義虎惡蘭榮榮等欲  
招爲門館不從唆

皇莊管事內官辱之又因佃種官田托司房楊春楫  
即名索禮未得不允即名本生上門詈罵且揭  
你何爲強占楊光澤妻又奸光澤妾劉氏玉蘭  
遂致成讐

一生員范宗周

本生青年向學捐貲八十兩修理賢宮各道旌  
獎數次只因性氣剛毅疾惡若讐司房楊春楫  
曾貸本生銀五十兩展轉那移恃強不還遣家



丁逼取奏爲修學之費相罵成讐

一生員唐登三係守備府籍貫

本生于萬曆二十六年承祖籍充太府司房蘭榮蕭翼張季揚楊春楫等索銀三百兩瓜分無倚蘭榮蕭翼等妬忌揆置革出登三發憤讀書于二十八年春進學因思前銀俱係借貸本身被革且受凌辱逼取各惡所得賍銀讐恨到今

一生員張奕業

本生于萬曆二十七年往吉祥寺肄業于地名藕塘坡遇司房韓之寶乘馬張蓋喝道排擊奕

業不忿揪嚷成讐

一生員季立極

本生與張奕業同遇韓之寶于藕塘坡乘馬張蓋喝道無禮彼此揪嚷且拔去之寶阜靴遂成讐隙

一生員張五美

本生于萬曆二十六年清明拜掃遇司房夏相張蓋乘馬直撞無禮本生詈罵且欲具告守備衙門相知情虧復約可証

一生員陸道通



本生于萬曆二十五年用價二百兩典民曹七瓦房一所蘭榮添價四百八十兩奪買本生堅執不允且發言辱罵遂爾成讐

一生員仇國彥

本生父兄開舖生理蘭榮榮等需索不遂又不幸與娼婦馬大兒爲鄰司房夏相楊春稱蘭榮劉用光宗孔教晝夜宣淫本生屢次罵之成讐

一生員王尚德係太府籍貫

本生熟知蘭榮蕭翼陳善言張季揚楊春楫陰謀祕計捏寫本章屢次勸阻聲色大露且屢次

漏洩遂爾成讐

一生員王培

本生與司房蘭榮黃加猷相鬧數次且揭榮姦占劉鄉宦兒婦魏氏遂爾成讐

一生員秦侗

本生與唐登三三十八年春同案進學義結金蘭登三索取蘭榮等前贖本生與焉遂爾成讐



附錄

承天士民激變緣由

合肥萬振孫輯

郢城激變于稅監幸仗

威庇安戢矣不意稅監奏逮諸生九人皆有宿怨于  
太府供事人役者疑其中傷由之又聞備監面語  
丁留守錦衣將至之言愈增惶懼必欲索其疏草  
於司房蘭榮之家蘭氏膚慙備監遂以諸生焚香  
哀告

二聖之情坐以鼓譟倡亂而實非也又據羣小反間  
匿名諸帖曰殺縣官曰殺



欽使再坐以叛逆而又非也今縣官安在乎

欽使安在乎匿名文書可受而理乎先是備監見諸生焚香昭告頗亦動心出諭云

祖宗二百餘年精神命脉培養之艱不忍一朝挫辱似此過生疑畏是無事而反啓事端也各宜寧家靜聽等語守道讀之歎服即以面語諸生諸生不信又經節次出示惕以利害禍福必欲窮索乃已此其任情狂逞罪曷可辭然本其一念鳴冤慮禍又曷可深罪也顧諸生之信備監不切于畏死求生而備監之信守道不深于司房書辦二十二日

諸生辰集蘭榮之家備監已下調兵之檄至午徑自捧出

勅印發令字旗坐監府遣承天衛官兵及三奉祠所校丁數百人分屯營陣于元佑宮太山廟岳王廟等處晝則戈戟森然夜則鳴金徹曉逢遇生儒卽行鬪殺或折毀其房屋或褫奪其衣巾或毆傷其肢體守道聞之貽備監書曰諸生意在畏死求生情固可原徐以理論久當自定當時勢擾攘之秋人情驚怖之日惟當一以安撫爲主其他曲直事情姑待從容分別事干人衆不可以威劫也昨晚



聞軍校惡聲及于明倫之堂則鼓譟始于稅監今乃起于邦域若

二聖陵廟何備監大不然其言答書云諸生聞有錦衣將至自干法典宜當靜聽而造兵器殺官長又可以解其罪乎尚可以情原乎今不以安百姓勉不佞故以威劫妬之卮言相恐似非赤衷流出可歎可歎云云至廿四日晚府縣儒學各官稟稱生員被兵毆傷者甚衆獨吳朝禧刀割左耳鎗戳左膊棍打頂心氣息奄奄垂絕王知府親詣其家驗實守道不勝惻然備監知事體決裂于二十五日

早移手本守道守道謂其必及兵傷吳朝禧之事將歸罪周之屏等官也及開緘一字不及吳朝禧而其略曰爲生員聚衆倡亂人心洶洶騷擾地方震驚

陵廟希速嚴究首惡以解脅從以安

重地事內稱生員聲言買鐵置造兵器務將鍾祥知縣及錦衣

欽使殺死等語捏作匿名文榜擇期舉事叛逆之狀殆難盡述又云其間學霸生員莫遂叛心故乃架禍本監衙役假云稅監所叅皆出主使將



陵殿供事員役之家每于黑夜持鎗把火圍屋搜搶供事人員咸思逃竄必須指名叅

題方可寧息合用手本煩爲速賜裁示以憑施行等因夫不憫垂死之諸生不究橫行之兵校而惓惓念及供事員役且將指諸生名而叅奏之諸生一以鼓譟叅于稅監再誣以亂逆叅于備監而宮牆無噍類矣悲夫是日兩衛官起道作揖亦復通同蒙蔽不報守道呼周之屏胡効忠朱朝卿從世傑解應宗等出班問曰生員吳朝禧受傷垂死何以不報仍復彼此相推及扛抬吳朝禧到道令各官

公同驗傷明白當據吳朝禧口稱下手是劉用光鄭之賢黃校尉等傷耳用刀傷手與肱膊用鎗頂上一孔用棗棍指揮朱朝卿從世傑千戶解應宗徐應魁等在傍俱不勸解又據周之屏口報標兵有鄭汝先黃伯俊黃賽哥鄭生兒岩哥仔等二十名在彼立營又據朱朝卿從世傑解應宗徐應魁各稱本月二十日奉太府杜老爺差委不敢有違吳秀才所供句句是的卽令解應宗親筆書其口詞于案隨移手本于備監爲地方事其略曰近日本城士民傳說稅監叅奏濫及無辜大衆叢集焚



香昭告雖云懼死求生寔則心勞謀拙已經出示禁諭外及見貴監示諭士民之語知貴監仰體

皇朝護愛學校德意鑿鑿可傳金石也卽本道可付之忘言矣忽于廿四日酉時據府縣儒學各官并生儒赴道泣訴被指揮胡効忠周之屏千戶秦上等旗校宗學孔鄭之賢徐楠陳世雄等統領標兵數百凡遇生員盡行毆打被傷韓國賢等四十餘人割去吳朝禧左耳幾死擁入沈希孟鄧楚龍孫麟等家卧房抄洗財物衣巾書籍燒毀無餘且守門官軍亦禁截生員不許出入等情本道一聞不

勝駭異夫貴監三令五申無非欲安疑畏之衆以安

二聖之靈卽調各官督率兵校防衛不過譏察寇盜奸宄以安良善使士類得安于肄業商民得安于生理而已今各官敢違原行致令禁城白晝戈戟交加且四截生員往來出入妨其考試升散中間豈無乘機起釁假公濟私之謀真所謂本無事而反啟事端也此豈貴監之意哉今據生員吳朝禧扛抬到道公同府縣學衛衆官驗其刀杖傷痕委爲可搽除行承天府查究外第恐各官仍復互相



容隱不以實報合就移會煩爲查照嚴行禁戢其違令生事官軍仍希據法示懲庶士民樂業

重地寧輯矣手本外又副啟曰昨晚府縣儒學各官及諸生泣陳兵校毆傷吳朝禧等欲赴愬貴監無門可入不佞業爲具公移請裁矣各生聞訛輕信狂奔盡氣疑畏可憐若據匿名榜文坐以叛逆具疏屠之恐

二聖豐芭重地不忍被此名耳門下旣念及

祖宗二百餘年精神命脉培養之艱何待疏述匿名猥談仰瀆

九重睿覽爲也至于移文所云學霸生員架禍貴監衙門假云稅監所叅皆出主使將

陵殿供事員役之家黑夜持鎗把火圍屋搜搶者未知姓名爲誰乞明示以便嚴行各該衙門處分三尺具在安得私之其匿名假帖奸詭多端卽行嚴禁以昭法紀云云竟爾未復不知備監以爲然否先是備監調二衛官兵

顯陵衛指揮許從正以拱護

陵寢不得擅離信地獨不赴而管操周之屏掌印胡効忠平日奔走權門阿承司房蘭榮等絕無一字



呈事紀略  
申報上司輒下所屬擅自發與分兵扎營之後卽  
又縱軍擄掠且至傷人違

國法震

陵廟孰大乎是今扛抬吳朝禧到道衆官眼同驗傷  
令指揮朱朝卿從世傑千戶解應宗等親筆書其  
口詞在案以胥後命而周之屏等當考選之秋自  
知計窮乃約同胡効忠秦得長奏上等令軍頭黃  
大現王和尚劉志通會兵三百餘人潛赴教場祭  
旗插血爲盟要行激變鼓譟內有朱朝卿不肯曰  
守道說我不曾動手已不深罪了如何做這等事

衆官因此同至守備監請納黃辭官撤伍散去將  
激備監以闔守道也而二奉祠校丁下手毆傷吳  
朝禧者知罪不宥亦令三奉祠唱言願納印休官  
而去意在脅守道而逃其罪耳夫殺人者死天討  
也吳朝禧不死已耳死可無抵乎抵亦原謀下手  
一二人於衆何與乎此周之屏胡効忠謁守道公  
然以繳黃納印散軍相脅之情悻悻以稟守道遂  
呼集府縣官儒學官同各巡捕官當堂聲其事發  
其奸謀而誅其心乃唯唯退夫羣衛官而附一備  
監不復知有守道蓋積威約之漸耳卽如近日校



丁齊入學宮大詬有千戶張友顏者從傍勸止卽被校丁褫其冠服繫其頸項逮見備監復責張友顏二十棍置校丁不問則其調兵校戕生儒本意具見衛官安得不羣附之然而漸不可長也夫使吳生不卽死

兩臺不會題而內之備監屈已戢下外之士民忍氣吞聲大之武弁悔罪滌愆小之司房息機歛手庶亦與化徂矣倘或問之司寇其過有浮于前日激變者備監不以守道爲忘告而疑之曰如外之曰卮何舛哉略陳顛末用備

### 觀風采覽



卷之三



吟  
8



